



## 在浦英家喝酒 張小倫

飲酒有二,一曰酒量,一曰酒品。在下只是比較愛喝酒,但酒量和酒品都欠佳。有人問葉聖陶先生保持健康長壽的訣竅,葉笑答“每餐飲酒些許”。那么這“些許”究竟是多少呢?是白酒還是洋酒?看國內的菜譜也是如此,“精釀少許”“醬油少許”,對初學者而言,這個“少許”“些許”沒有考證,很難掌握,但是在廚師眼里這並不是什麼問題。葉先生“飲酒些許”的養生之道對於有喝酒學養的學者,是不難理解的。在下的體會,葉先生的意思是每餐飲酒比每餐不飲酒好,但以喝到微醺為宜。喝多了就不養生了,茅台酒現在就賣賊貴,漲到三百美刀以上,克利夫蘭還沒處賣了。若每頓喝一瓶,一瓶分三、五頓喝,太太願意嗎?即便太太願意,自己有這個實力嗎?所以喝酒的學養,就是酒品。酒量還是其次,並非能喝多少就喝多少。杜子美詩曰“耽酒須微醺。”有點道理,沒錢喝什么酒?我年輕時候有段時間在新疆打土坯,是在下的人生低谷,難得有幾個小錢,買一塑料桶葡萄酒,倒在一大碗里,和朋友们一人一口轉着喝,也沒有菜,從中午喝到黃昏,就去起泥脫坯,完了就倒頭睡去,並不在乎“明朝酒醒何處?”(蘇軾)。

醉酒分文醉與武醉,武醉喝了酒拍桌子吵架,酒品就等而下之,喝醉了不言語光流淚或唱歌的,叫做文醉,酒品中平。蓋因醉酒者,本來開心的更開心,不高興的更不开心也。在下醉了是文醉,不停唱歌,也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自娛自樂。像李白那樣喝點酒就能鬧出幾篇千古絕唱的,自然是上品。

西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在克里夫蘭浦英府上,和一加拿大來的客人就從當晚唱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那天的元旦四五十大的人派對,非常值得碼一篇文章。單是那個菜肴之豐富,大小拼盤,甜點水果,五花八門,看了就讓人胃口大開。老中喝酒要吃菜的,李白《行路難》里說的“金樽清酒”和“玉盤珍饈”基本就是浦英家的事。老中開派對最實誠,請人吃飯一定管飽的。去老美家派對,記得先在家吃點兒,呵呵。我佩服浦英,就在她文武雙全,不但報紙做得好,還燒得一手好菜,她要是開飯店也一定火爆。就一個水果拼盤都能弄出龍鳳造型,看着都捨不得下手。

喝了酒,酒友的心與心靠得特別近,沒有了拘束,酒後吐真言,很釋放。所以我愛喝酒的感覺。浦英家的巴櫃里有滿滿一櫃子的酒,“問君能有幾多酒?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我一眼看上了 Gold Tequila。調酒師是浦英的千金,幾年前還是個不起眼的小不點,噢?怎么一眨眼也就變成 Super model 級的美人了呢?她熟練地調着酒,賣糕的!“……嫩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酒吧里播放着輕音樂,客人們談笑着,加了碎冰的墨西哥美酒順着喉嚨涼涼的滑進肚里,又暖暖地徐徐化開,哇,和諧社會在哪里?就在浦英的家里耶。真正是“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詩經)真的很受用!

十年前浦英剛辦報紙時,誰能想到會有今天的成就!在她前面,大克里夫蘭先後兩份中文報紙都辦着辦着就辦沒了。奈何此時正值因特網橫空出世,電子媒體所向披靡,美國主流報刊在金融危機和因特網的雙重夾擊下,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鳳凰、鳳凰、山新聞)都宣佈倒閉。你一個即無政治背景,又無雄厚實力的 Lady,卻敢於頂風作案做紙媒?那時我估計最多撐兩年,等浦英熱情消息,也就偃旗息鼓了。

可是浦英做到了。奇迹啊。十年里,伊利華報凝聚了克里夫蘭的各種背景的華人,包括前輩華僑、新一代移民、大陸的、台灣的、留學生、信佛的、信基督的……服務的人群居然從克里夫蘭拓展到全俄亥俄,甚至臨近歐州的,像匹茲堡那樣的大城市中。沒有背景的伊利華報能凝聚各種背景的華人,正是因為伊利華報沒有背景。浦英歪打正着。浦英的靠山乃是當地的華人。我覺得這是浦英的最大財富,也是成功的根基。縱觀美國的中文媒體,沒有背景的一個也莫有!那是做不長的,甘蔗哪有兩頭甜,你會忽忽不如人家會看嘛。

浦英跑新聞一年的 Mileage 比 realtor 還猛。Realtor 跑來跑去去總是只在 local,浦英跑新聞到克倫巴,辛辛那,甚至匹茲堡,輪胎都爆掉老多了。

十年來,伊利華報,在所有的華人群里,不論是文化團體、商業、教育等等組織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漸漸地,就成了——借用電影《地道戰》里的一句著名台詞:“不瞞你說,咱們是自己人哪。”——大家把伊利華報看成自己人了,有誰會把 The Plain Dealer 當成自家人么?暫時還不會吧,自作多情呀。這個在社會學上叫“認同感”。這個珍貴的認同感呢,就是浦英的成功。是浦英的實幹和辛勞,熱情和真誠,贏得了所有華人的信任。另外浦英跑新

# 伊利華報喜迎新年 滿懷希望面向未來



## 2012 隨著鐘聲出發

應伊利華報的邀請,一群活躍在經濟和文化界的新老朋友們,在 2011 年的最後一天,聚集在華報社長蒲瑛的家中,與華報的同仁們一起度過了一個歡樂又有意義的迎新年之夜。2012 年是《伊利華報》慶賀創刊十周年的日子,為支持弘揚海外中國文化的發展,鳳凰衛視將在大年三十節目的黃金時段,給伊利華報 30 秒鐘做特別宣傳。

琴聲盪漾,歌聲飄揚,大家輕啣着美酒,品嚐着滄海東西南北風味的盤盤佳肴。CSU 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孫一,為大家演奏了一首肖邦的鋼琴曲;來自匹茲堡的黃曉波和她的未婚夫,合唱了《溫柔的傾訴》;克城奇才張小倫在與來自匹茲堡的會計師黃瓊精彩合作了一曲《瀟灑走一回》後,又與華報的版面編輯 Ben 演唱了當晚最經典的二重唱

《海港之夜》。

新年鐘聲即將敲響,大家聚集在彩燈閃爍大廳里,為鳳凰衛視錄制向祖國人民祝福問候的節目片段。“Happy New Year!”一聲聲發自肺腑的聲音,帶去所有人對中國人民的衷心祝願和美好祝福。

時代廣場的新年鐘聲響起,大家雀躍歡呼着,相互擁抱並祝願新的一年來臨。酒香歌美,不知不覺中已是新年第一天的凌晨 3 點,大人們意猶未盡,孩子們也不知疲倦。終於,在 Ben 的電子琴伴奏下,新年聚會在張彤女士的一曲《英雄贊歌》的歌聲中結束。

鐘聲已響,月光正好,願《伊利華報》隨着鐘聲出發,前面一定有着沉甸甸的豐收。

聞一年的 Mileage 比 realtor 還猛。Realtor 跑來跑去去總是在 local,浦英跑新聞到克倫巴,辛辛那,甚至匹茲堡,輪胎都爆掉老多了。浦英是華人團體的自家巧媳婦。

一加拿大請來的哥們能唱也能喝,估計酒量比我大。他天生一副好嗓子,灌 CD 絕對沒問題。他從加拿大拉來的 Roland, Yamaha keyboard, Receiver 和我的手風琴,珠聯璧合遇到知音了。加上浦英的熱情招待和美酒,把晚會氣氛 High 到一百度。不知不覺的就到五點鐘。

“一條大河波浪寬,端起這杯咱就干? 萬水千山總是情,少幹一杯行不行?” “酒壯英雄膽,不服老!” “來時老婆有交待,少喝酒來多吃菜。” “激動的心,顫抖的手,我給領導到杯酒,

領導不喝嫌我醜。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舉杯問美女,我該喝多少?” “男人不喝酒,枉在世間走。 危難之處顯身手,兄弟替哥喝杯酒。” “喝酒不和白,感情上不來。 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嗓門都要高八度,派對人多聲音嘈雜,輕了就被和諧了。那天高興,喝有點高了。很盡興,再喝就回不去了。加拿大那哥們肯定是回不去啦。這哥們有意思,也不擺譜,讓喝就喝,讓唱就唱。哈哈。 恭祝大家龍年里事業輝煌,一切順利,新年快樂!

## 新年,與凱文同行 黃瓊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我們全家及小波和 Jay 應邀驅車去“伊利華報”報社社長家歡度新年。凱文女士與我們同住。我與凱文都住在匹茲堡的 Squirrel Hill 地區,與她見過幾次面,雖交往不深,但耳聞目睹許多關於她的種種傳奇。她自幼雙目失明,但聰慧過人,哈佛,斯坦福名校畢業,遊歷世界許多地方,精通八門外語。我去過她家,見到書架上的中國音樂品種繁多,還有世界各地衆多的藝術品,收藏之多之廣之奇,令我嘆為觀止。我還見過她自己手工編織的項鍊,色彩,形狀及材質搭配相宜,精緻繁複,巧手慧心,可見一斑。

佛教徒相信“百年修得同舟渡”,我是基督徒,自然不信這個。但是與这么一位傳奇人物同車一個多小時,我還是下決心近距離觀察個究竟,一睹廬山真面目。凱文一上車就開始了她的“女紅”,一件毛線活。我問她在做什麼,她說她想給她的外孫女織一個毛毯,搭配是否合適。她金黃織綠的中國懷里是黃綠相間一位慈祥的祖母。我聽還是提醒了我,聽說凱文是一位學校 Gifted Center 問她在哪裏學的

斯坦福,碩士在哈談談當年如何強往事,我記得還問

方便的問題,當她同問我她的毛線活顏色是否協調一樣。好像她

做過的每件事情,她生命中發生的那些奇迹,就如同一個祖母給孫女織毛毯一樣自然而然的,輕鬆自如。我們中國文化中不乏傳奇人物,更不乏勵志故事和警世名言。但感覺都是要自奮鬥,自強不息,要出人頭地,總之是沉甸甸的。凱文給我的印象不是這樣,她甚至都不能用舉重若輕來形容,因為我沒從她那里感受到這種沉重。這樣一種發現讓我吃驚。也許正是這種平和的心態成就了她的許多事情,我正在琢磨著,還想問下去,我的兩個孩子被她吸引,已經和她聊起來很快又一起唱起來。

她的聲音柔和又加了很多歡快,就像一只小鳥在空中忽閃着翅膀,車里的空氣活潑地流淌着。我放棄了種種念頭,開始享受起他們的歌聲。

第二天回來的路上,我的興趣已經從對一位傳奇人物的好奇轉變成想瞭解凱文如何讓自己象一個平常人一樣生活。作為一個盲人,畢竟她還是會面對很多具體困難的。聊天中我得知凱文的失明並非全是先天造成的。她出生時早產,視神經發育不良,被放在保溫箱里,由於當時技術不夠成熟,箱子里氧氣過多,對她的視力進一步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三歲時一場眼疾,最終徹底讓她失去光明。我有兩個身體健全的孩子,可是在教育他們的問題上經常都有很多困惑和煩惱。不能想象她的父母在養育她的過程中都經歷了哪些困難。凱文說她父母從小對待她就如同對待一個正常孩子一樣。她說起了一件小事,她在四歲時,有一天要出門,可是只摸到了一隻鞋子,另一只卻怎么也找不到了。她請求媽媽幫忙,媽媽對她說:“你要自己去找!”我記得凱文引用媽媽話的英文是“looking for”。她在地上到處摸摸了很久都沒有找到,媽媽在旁邊卻始終沒有伸出援手。這件事過後,她就養成了每次都要把東西在一個固定地方放好的習慣。就像說別的事情一樣,凱文談起這件遙遠的往事時,語調仍是平和自然。但我的內心卻有了強烈的震撼。以一個母親的心去推想,她的媽媽當時能對自己幼小失明的女兒說“No”,內心一定是有着某種堅強的信念的。後來凱文上小學時遇到一些同學欺負她,這促成了她最初的決心,要做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在學校受同學的氣,我沒聽她提起她父母有介入干預。但是學校老師因為她眼有殘疾而不讓她參與一個遊戲,這件事情卻激怒了她的父母。以我的理解,她的父母對於她的最大幫助不是代她解決一個個具體困難,而是從小就從點點滴滴每一件小事上來培養她的獨立人格和自我價值。也許这么說還是太教條,也許她的父母從來就沒覺得她與別的孩子有什麼不同,所以也沒有刻意給她什麼特殊對待。我知道凱文的父親是一位牧者,凱文本人也是一位信仰堅定的基督徒。每一個人神的眼里都是她完美的藝術品,神對於每一個人都有着特別的美好計劃。人活着就是為了榮耀他的名。耶穌說,他要與我們同負一轡,他的擔子是輕省的,他要我們不要為明天擔憂,因為有天父在看顧供應。這些在聖經里在教會耳熟能詳的道理,而今在凱文的身上活生生地行出來了。

新年伊始,與凱文同行,給我的最深印象不是她會說流利的中文,不是她會唱美妙的俄文歌曲,也不是她會講有趣睿智的故事,而是她的態度,她作為一個人,一個完整的個體,所折射出的造物主永恆,美麗而柔和的光芒。

